

征稿:<海韻>文藝副刊歡迎惠稿,舉凡短篇小說,散文,現代詩歌,古典詩詞,曲藝雜談,文學及詩歌評論與鑒賞,均所歡迎。因篇幅關係,文長勿超過千五字,詩(每首)以五十行之內為宜。

投稿郵箱: shangbaohaiyun@sina.com shangbaohaiyun@sina.cn fax:63-2-2411549敬請投稿者寫明真實姓名以及詳細地址,聯絡電話。

永垂不朽的雨樹——駱明

黃秀娟（新加坡）

2025年4月18日凌晨，新加坡著名華文作家駱明先生與世長辭。駱明原名葉昆燦，他于1935年出生于廈門，幼年隨父母南渡新加坡，是新加坡著名的散文家，在文學創作、理論、編輯出版以及交流活動等方面有著巨大的貢獻。他發起組織「亞細安華文文藝營」，重視亞細安華文文學本土化，關注研究中國「南來作家」，加強文論建設，創立新加坡第一間民間「新華文學館」，對推動新加坡華文文學，乃至東南亞華文文學都作出不可磨滅的貢獻。

駱明親身經歷了新加坡華文文學從繁榮到式微的過程。為傳播華文文學作出巨大貢獻，駱明于1990年獲「海峽情優越獎」，2011年獲「南洋華文文學獎」。2012年獲「南洋大學卓越校友獎」。2014年榮獲新加坡總統頒發的《新加坡總統服務勳章》(BBM)。2015年獲「亞細安華文文學獎」。2018年獲「亞細安30年特別貢獻獎」。

駱明秉承「立足本地，放眼天下」的信念于1988年駱明做法亞細安國家的組織，撇開一切政治意念，只在於文學的聯繫上、交流上、創作上等做出一種交誼、一種聯繫，創建了『亞細安華文文藝營』。

駱明親自引領「新加坡文藝協會」長達33年，帶著本土作家走進中國大陸、亞細安各國等，駱明更多的是新華文學的「建設者」而不是「創作者」。駱明引領「新加坡文藝協會」不斷地舉辦各種文藝活動、編輯出版書籍，為走出國門為延續新華文學的文脈而堅持。

新加坡島國最常見的樹是雨樹，在雨樹的懷抱中，各種寄生植物悄然生長。它們依附于高大的樹幹，或纏繞，或懸掛，像是在向這位巨人尋求庇護。雨樹靜靜注視著這些小生命，心中充滿了包容與關愛。它明白，這些寄生植物雖依附于自己，卻也為新華文學帶來了豐富的層次與色彩。綠葉在陽光下閃爍，偶爾搖動的樹葉在微風中舞動，附身的蕨類彷彿在向雨樹訴說著自己的夢想與渴望。附身不知名的蘭花偶爾也竄露頭角。駱明這位新加坡本土成長起來的文化人，他一生孜孜不倦的追求，就是讓本土的華文作家能不斷脫

穎而出，奉獻了自己畢生精力，猶如一棵矗立于大地上的雨樹，樹冠寬廣而繁茂，層層疊疊的枝葉如同一把巨大的傘，為鳥兒棲身，為植物寄生，為人類遮蔭，無怨無悔。

駱明于 2013年2月23日卸下「新加坡文藝協會」會長後，依然默默地關懷著新加坡華文文學的發展。樹下曾經的熱鬧變得格外的寧靜且孤獨，寄生植物開始逐漸向外延伸，尋找自己的獨立空間。儘管忍受眷念以往點滴，但現實的痛苦如同針刺般深刻。人走茶涼，或許人真的是最善忘的動物。

感恩與駱明老師的情緣，常登門拜訪老師，直到2023年開始一直進出醫院，從洗腎、截肢到進出加護病房都在繼續創作，這不是常人能有的毅力。內心掛念著「文藝協會」，安慰如同一縷溫柔的陽光，只能輕輕灑落在他的心靈深處，驅散了暫時的陰霾與憂傷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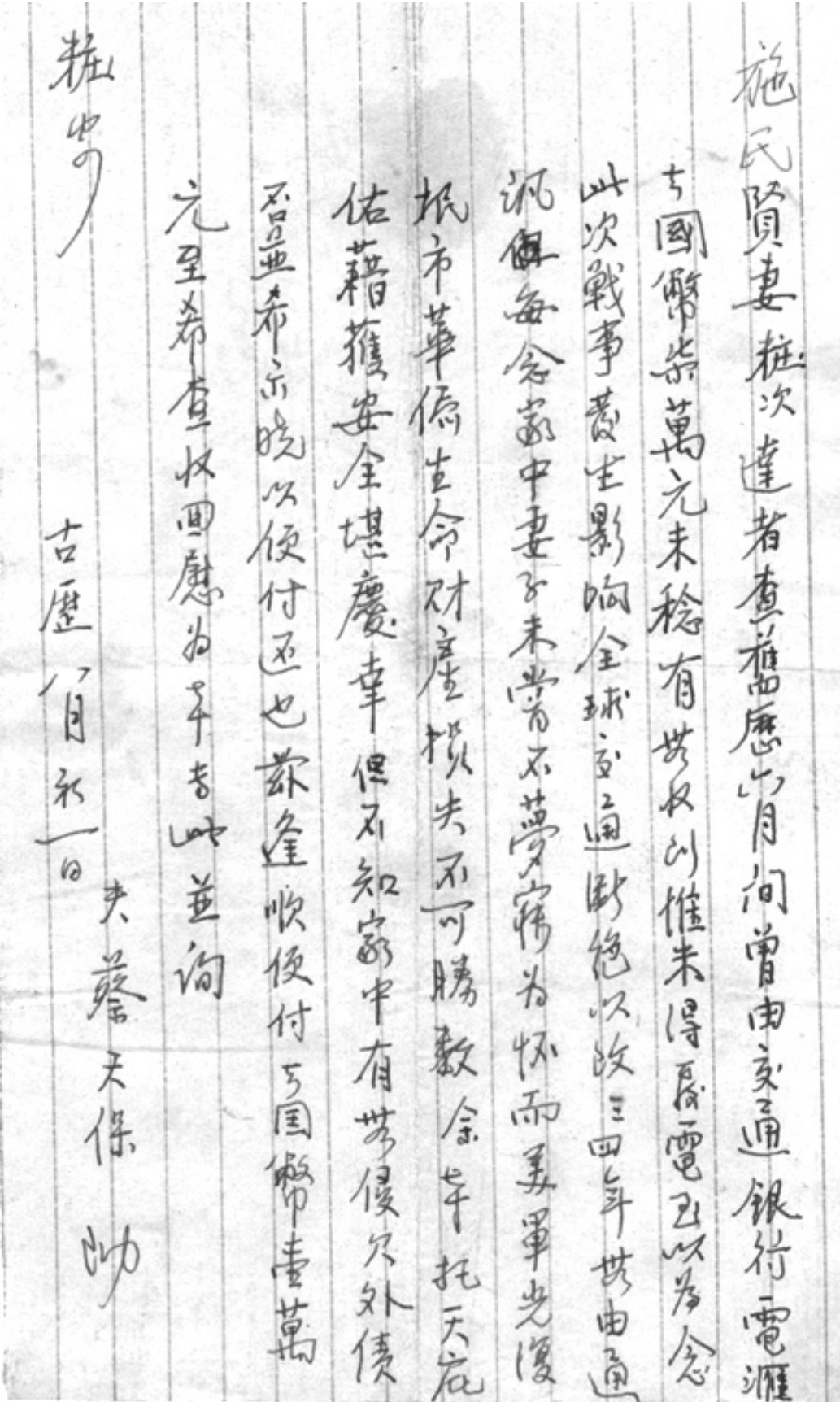
2025年4月17日早上，他閉著雙眼，我在手機視頻裡說：「老師，沒牽掛了，你是永遠的名譽會長。」女兒傳達：「爸爸說，謝謝秀娟。」課後，我直奔國大醫院，是的，我緊緊抓住這一刻，就如他在書中說：「我覺得應該把握現在。」我把握了這刻，向這珍貴的緣分告別。半夜2點40分駱明老師安詳離世。

這棵新華文學的雨樹，根系深深扎入土壤，那強大的生命力，牢牢地握住新加坡的土地。駱明見證了無數新華文學生命的誕生，以一生的心血從2002年的籌備到2012年的開幕，創立了「新華文學館」，成為新華文學重要的資料庫的同時默默地守護著這一片土地。

駱明老師，永垂不朽！

作者簡介：黃秀娟（Wong Sow Kuen）博士，畢業于廈門大學中文系。現為新加坡智源教育學院講師。

編者語：烽火歲月裡，薄薄的紙張漂洋過海；漫長時光中，無聲的牽掛跨越重洋。僑批，不只是一張張泛黃的紙張，它是海外華人華僑跨越山海寄來的家書，是海外遊子藏在字裡行間的思念，是異國他鄉謀生的艱辛與堅守，更是維繫著僑鄉與親人的血脈紐帶。讓我們走進僑批的世界，聆聽那些被歲月塵封的故事。



巷陌春秋

葉炎

谷雨後的文都桐城浸潤在綿綿煙雨裡，將青磚黛瓦洇成氤氳的水墨長卷。操江巷老宅簷角上懸垂的雨珠，在苔痕斑駁的石板路上濺起層層漣漪，恍若敲擊著時光的鐘鐃。

這條長約百十米的巷陌與名噪百年的六尺巷由西後街串聯，毗鄰而居，如同歷史長河裡的並蒂青蓮。小時候我家曾與這巷陌一牆之隔，共沐晨昏，巷陌裡的市井煙火，我再熟悉不過，巷口蒸騰的炊煙熏染過我快樂的童年，長大後我娶的女人也是巷陌青石板路上款款走來的大家閨秀。儘管如此，從小到大，我一直認為這條小巷叫「操家巷」，因皖西南沿江一帶操姓頗多，估計以前巷子裡曾經住過不少操姓人家。然而直到雙鬢染霜的年紀，我才驚覺"操江巷"竟非"操家巷"，那方嵌在巷口的藍底白字路牌在暮色中泛着冷光，將我近半個世紀的誤讀碾作齏粉。

操江巷因何得名？原是因明代桐城籍高官、曾任提督操江的盛汝謙在此居住過。操江是明代設置的一個官名，執行朝廷調防指令，統領長江沿線軍隊日常訓練與防務部署，協助維護地方治安，是主管長江軍事防務的提督大人，可謂位高權重。

盛汝謙出生名門，由奶奶一手帶大。老太太正直善良，精明能幹，詩詞歌賦樣樣精通，對他影響甚遠。明嘉靖二十年(1541年)盛汝謙進士及第，官至御史，倍受皇上賞識和器重。

是年春暖花開，功成名就的盛汝謙回鄉接奶奶進京見世面，略表孝意。皇帝專門設宴給老太太接風洗塵，席間上了一道清蒸鱖魚，皇帝說這可是世間珍稀佳饈，朕平時都難得此口福，請老太太品嚐。誰知老太太毫無拘謹的隨口說道，這魚，我常常吃。此言一出，滿堂震驚，皇上尷尬，盛汝謙更是虛驚不已，以為奶奶闖了大禍。其實，老太太也是實話實說，生在江邊長在江邊的大戶人家，什麼魚沒

吃過？為了彌補自己的「口誤」，老太太靈機一動，次日凌晨便叫人帶她去京郊池塘邊，高價購買了一筐白鰣呈獻皇上，稱老婦才疏學淺見識少，錯將鱖魚當白鰣。皇上被她的機智所打動，並未在意她的「過失」，不僅沒有處罰她，還將桐城一塊湖面賜予盛家作為菜園子，命名為菜子湖。

盛汝謙深受奶奶的影響，睿智聰穎，精明強幹，為人正直，處世公道。有一次他奉命去陝西巡視貿易，適逢關中大旱，沿途災民餓殍枕藉，搶掠鬧事，民不聊生，慘不忍睹。這位欽差毅然截停儀仗，以素衣啜粥之姿與災民共克時艱。執掌光祿寺時，盛汝謙手握宮廷祭祀，朝會宴飲及膳食供應實權，他克己奉公，勤儉持家，每年裁減皇室開支十餘萬兩雪花銀，因此得罪了好相嚴嵩。嚴嵩利用皇上「果刑戮，頗護己短」的弱點，挑撥離間，故意造事激怒皇上，借刀殺人，以成己私，廢弛邊防，私吞軍餉，加劇了「北虜南倭」之患；招權納賄，肆行貪污，敗壞吏治。有人勸盛汝謙說，嚴嵩很看重你，只要你結交他，甘願投身其門下，立刻便會飛黃騰達。盛汝謙不願與其同流合污，避而遠之，請假歸里，直至嚴嵩被罷免後才肯回京繼續從政。在其任操江僉都御史時，面對官匪一家，沆瀣一氣的滔滔濁流，他雷霆治盜，獨創的"連坐制"，若你的一畝三分地上發生了偷盜案件，官員就地免職並追究刑事責任，並採取了設置哨船，分段設防，從嚴治軍，以軍扼盜的措施，終還長江水域以清平。

暮年的盛公告老還鄉，隱居西街上的這條巷陌，將紫袍玉帶換作葛衣芒鞋，巷口老槐記得他樂于公益、布衣賑濟的身影，青石板上仍迴響著他張羅修橋鋪路的腳步聲。及至魂歸道山，百姓將這個小巷稱之為「操江巷」，並鐫刻了「萬姓碑」立于東門之外，恰似一柄直指青天的無字豐碑。

新生活眼看就要開始了

陳子銘

他們已經四年沒有通音信了，再往前，又有幾年沒見面，這一次 分離，時間真夠長的。所以，戰爭一結束，天保就急著往家寄信寄錢，像四年前一樣。但是，家裡沒有回信。

這些年，發生了許多事情，有些人不知道戰爭什麼時候結束，又結 婚了，許多人死了，更多的人破產了，現在，每個人都要面對新的生活。

戰前，他們家是富裕的，他每個月單為戰爭捐款就有三四十元， 這還不包括家裡捐的。現在，這樣的日子還回得去嗎？

那時，男人在外，但凡有了能耐，都會把家撐起來。這幾年，家 裡突然斷了供，怕不好了。女人靠什麼持家？孩子們還唸書不？欠債了沒有？

6月，美軍佔領了馬尼拉，他通過交通銀行電匯了七萬元。但是， 戰爭還在繼續，錢，大約到不了家。天保也是抱著試試看的心態。福 建倒是在國民政府手中，不過，日本人投降是在兩個月以後，現在郵路還未通，真讓人著急。希望遙遙無期的時候，可以等。希望眼看要實 現了，心，等不下去了。

這一場全球性戰爭，幾十億人被捲入其中，交通斷絕，滿目瘡痍， 天保好像已經習慣了這一切。在被佔領的土地，他想辦法讓自己活了 下來，照常營生，要每日擔驚受怕，眼神警覺，家裡人在等著他，不 能倒下，家，要他用生命來擔。

蔡天保是個有見識的人，他知道他只是芸芸眾生中的一個，災難 來臨時，他沒有慌張，他知道，全世界都這樣，這使他變得坦然。至少，他可以在信中平靜地說這一切，就幾句話。

他想念他的妻子，夜不能寐，想他們朝夕相處的時光，執手相看時 的西窗明月；她的低眉淺笑，脈脈含情；想可愛的孩子，乾淨的家，散 發出香氣的飯。枕邊

似乎還留著許多年前女人頭髮的香，輕輕地呼吸。有那麼長的時間，這一切，都是在夜深人靜時走入夢中，在黎明 前破碎。

妻子是怎麼度過這四年的，她還好嗎？還好，戰爭發生時，最親近的人都不在馬尼拉，他可以不用為他們 提心吊膽。

1945年3月，馬尼拉真是人間地獄，對美軍首領麥克阿瑟來說，那 是他必須一雪恥辱的戰鬥，數萬人的圍城，生命對峙，絕望，讓人瘋狂。此前，日軍首領山下奉文知道勝利無望，下令撤離，像幾年前美軍離 開時那樣。但是，當地駐軍首領不肯那麼做。于是，這個有100萬人口 和無數易著火木屋的城市陷入空前災難。

儘管美軍的攻擊禁止使用炮火，但是，一個多月的巷戰，逐街 逐巷的爭奪，讓馬尼拉成了一場煉獄。數個世紀前建成的石牆、地下 水道、聖盧西亞兵營、聖地亞哥大教堂和城邊山谷，都成了廝殺的戰場。最後的抵抗發生在財政部大樓，這個地方很快在炮火中化為廢墟。一萬六千名日軍死了，美軍傷亡了六千多人。不幸的是，留在城中的 七十萬平民，死了十幾萬人，有人說更多。這個數字超過原子彈落在 廣島、長崎所造成的傷亡。戰後，馬尼拉一片瓦礫。

蔡天保幸運地活了下來，沒有聽到呼天搶地的詛咒，我們不知道 他經歷了哪些，在如林的槍桿、如雨的子彈裡。在信裡，那場慘劇，幸承托天祐，藉(借)獲安全，堪慶幸。」

讀他的信，我好像看見馬尼拉的血色夕陽就這樣掛在1945年3月， 直到蔡天保成為滿鬢蒼蒼的老人。

軍人們歡呼勝利，世界走向和平，十幾萬冤魂還在街頭飄。我們

不知道，那裡頭有多少華人。蔡天保從廢墟中站起來的 時候，就知道，這一生要好好 活，替那些死去的。生活，支 離破碎；人生，卻是完整的。人在，家在，妻兒在。

他急急忙忙問妻子，家裡 有沒有欠別人的錢，希望快點 告訴他，好讓他有所準備。讀這封信時，我好像鬆了 口氣。他活了下來，沒有離開 馬尼拉，還能往家裡頭寄錢， 這是好兆頭，一切會好起來 的。新的生活馬上要開始了， 妻子也許不久也要來信了。

那些在戰爭中活下來的人，都會像他那樣嗎？

文藝副刊

